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九回 娶雙媳同胞分產 養二子老叟傷心

上回所說暫且不題。且說順治門外，有一草廠衙衙，內有一家姓聶名壽椿，娶妻吳氏，早去世，生有二子。長名百福，次名百祿。百福娶妻刁氏，次尚未完婚。一日，刁氏向其夫道：「老二年已長成，還沒有丈人家，你也不管，老頭子也不問，教他在外邊胡鑽鑽，叫吾一人作吃作穿。累死吾者一塊，甚麼東西。固然不算種事，你再說個好的，那就襯了你們的願了。你們死了那個心罷，吾還早哩，還沒有現戩了世哩。」有有時候不用忙。百福道：「者是說的甚麼話？就是老二的親事也可得有提的？」刁氏道：「好的人家不願意，&的你家不願意，你爺們拿著老二還當個好人，吾早看清白了，不給他娶媳婦，他也是把者點家業抖漏淨了。給他娶媳婦，他也是把者點家業攪索起來，總有你爺們現眼的時候。說的誰？等著罷，等著罷，你不用發昏哩。」又是說的誰？百福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早晚將對門鄭媽媽找來，不拘好歹，叫他給老二說個媳婦，速速娶了，老二安分，豈不好麼？若不安分，再作道理。」刁氏道：「說甚麼早晚，要找鄭媽媽，你便找去。個爺們家絲絲羅羅，那裡有個決斷氣。」潑婦口脛。百福無奈，到了對門找著鄭媽媽。鄭媽媽便隨了他來，見了刁氏道：「大奶奶叫吾做麼？你老人家者些日子可好哇？」刁氏道：「光剩了好哩，者就要要命了。」者還早些。鄭媽媽道：「你老人家說那裡話，往後還要享福哩。」刁氏道：「不用說者閒話，你看看那裡有合式的，給俺二爺說個丈人家。」鄭媽媽道：「你老人家說到者裡，吾那一天到了棉花五條衙衙，周松齡老爺子家，瞧見他家二姐兒，卻是不錯。腳手也下的去，針線也好，吾想著給二爺提提還沒有來說，你經人家竟是心急，想想好哇不。大爺也打聽打聽，若是願意，吾就到那裡，與那老爺子說說。大約沒有個不妥當，那裡日子就是窄些。」刁氏道：「打聽甚麼？不論好歹，你給他拉拉個來就好。」鄭媽媽道：「既然者麼說，待會子吾便去走走。」刁氏道：「你在心罷。」鄭媽媽道：「沒有不盡心的。」說著便告辭而去。到了家中，吃了飯，鎖上門，便向周家而來。

可巧周松齡正在家中，鄭媽媽一提，甚是願意。鄭媽媽回復刁氏，即擇日下聘。刁氏向其夫道：「者可說成了，你爺們可給他娶罷。」百福與他父親商量著，看了個黃道良辰，僱了轎子，叫了幾名鼓樂，也沒有敢驚動親友。不過是為的省倆錢，者也不必細講。周氏到門以後，百祿福星到了。心裡那敢妄想。百祿還拍門不醒，依然胡花亂花。刁氏向其夫道：「你可看著罷，者就快了，等著花淨了，可就大家受罪罷。者也沒要緊，給他又弄了者個業，可怎麼處？」百福道：「者可有何甚麼法？你叫速速給他娶媳婦，給他娶了，你又者麼說，吾可是真服了你了。」你服天不服。刁氏道：「你不想法，那就難說了。依吾看來，不如將他分出去，叫他經經，知道日子難過，他自回心。從先無人給他縫縫連連的，者可有了，還怕甚麼？」百福道：「那可商量老爺子，吾就主的麼？」略有人味。刁氏道：「你向老爺子說，不是定非要分老二，叫他經練練，他若回心，還是伙裡起來，老爺子自然就允了。」果然，百福照著者話。謹遵法旨。與他父親說了一遍。聶壽椿聽見此話，明知是刁氏主意，若不允他，將來刁氏更要難纏，令親至此，便該雷擊。倒不如分開心淨。老頭子將百祿夫婦喚到，與他說了，百祿更覺如意。周氏剛過了門，也不敢多說，遂請了親友，將家產分為三分。他兄弟兩兩分，那一分與他父親養老。刁氏聽說，跑到外院喝道：「者麼著分，萬萬使不得，悍婦口脛，別具心腸。老爺子孤身一人誰打整他？似乎孝順。總是分為兩分，老爺子兩家輪流奉養，或一月一換，或半月一換，那才使的。不者麼著，誰照顧他老人家？」親友們也知刁氏難惹，不得不按兩分，按一月輪流奉養，分之已畢。百福仍在原房。百祿搬到十間房居住，搬到福地。多要了幾畝地。從此聶壽椿遂兩家跑著。也是孝順法。令其父舒筋活血。先前還好，到了一年有餘，輪到大兒家，大兒不給好氣。流到小兒家，小兒不給好氣，就是周氏有良心，百祿也是不依。壽椿年邁不能消受硬物，百祿反給他乾食，壽椿道：「吾那裡服下者宗東西？」百祿道：「你老人家者麼難伺候，雷擊語。吾無處摸好東西，給你老人家吃，我家天天都是吃者個。等著上你大兒家享福去罷。」老頭子忍耐一月，來到百福家，盡給他些稀飯喝，更可惡。連一點乾食也沒有。一日壽椿道：「成天家喝些稀飯，何從得飽？你弄點乾食攪伙著好哇不？」刁氏道：「者麼大年紀，一點麼不做，還挑瓜挑棗的。雷擊語。我家都是吃者個，無處給你摸乾食去。」老頭子又耐了一月，上小兒家去，小兒家竟關門不納。能以拒親，難以拒雷。叫了半天，也未叫開，又回到大兒家去。刁氏道：「怎麼又回來？」壽椿道：「他家關著門，總是叫不開呢。」刁氏道：「叫你大兒送你去罷。」百福跟著老頭子走去，走到半路壽椿道：「大小子到那裡，你可叫門哪！」竟是無人答應，回頭一看，那有百福影象。又回來找他大兒，大兒家也關了門了。依樣葫蘆。老頭子無計可施，又跑到十間房。小兒家還是不開門，老頭子坐在門外，思想起來，老淚雙流，好不傷心，自思道：「者也是養兒一場，落的成了個沒有墳塋的鬼。慘忍之極。越想越難受，不覺嗚咽出聲。鐵石人聞，亦皆切齒。

者個時候，那申孝思因到街上買臘燭回寓，見對門一個老人彈淚，大有為難之狀。遂上前問道：「老先生為何傷心至於如此？」壽椿道：「咳，一言難盡了。」申孝思道：「既有難事，何妨說來。倘能宛轉，必為籌畫。」壽椿便一一告知申孝思。孝思聽罷，不覺氣了個臉紅，遂大聲道：「世間也容得者等人？老先生少待，吾去去即回。」轉身來到寓中，將者事告於李金華。金華道：「兄台你也太多氣，能辦的事，咱想個主意，行點方便。不能辦的，又何必多事？再將自己氣的有個好合歹，還不知是為甚麼哩。」孝思道：「者個事真令人可惱。吾不辦者個事，總是有點過不去。」金華道：「者不容易麼，吾定一計，管能破開此陣。」若問何計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女子之妒毒，甚於虺蜴。其始唆夫與弟分產，繼而率弟不顧其父，俾其父淚灑孔道，為行路者所不忍聞。始刁氏者，天良固喪盡矣。百福、百祿，豈復尚有人心哉？

理注：

言順治門外，草廠衙衙，有聶壽椿者，生二子，取名百福、百祿。原是福祿壽三星。為人若能，上和天心，下順世理，必得三星共照，衛護其身。但自心可常常謹慎，不可草率而已。又有順治門外草廠衙衙，逆事一說。娶妻刁氏者，謂人一生有刁詐之心，內傷天和，外損己德，何三星衛護之有哉。福星既退，災星降臨，必然之理也。故有娶刁氏，將家分為兩分之說。至於周氏到門，心裡那敢妄想，雖然諸事周旋，而不勝於刁詞詭詐之心，故三星散也。是移居十間房。至於申孝思之惱，李金華之勸，孝思言不辦這事，總過不去。故金華只的普施大法，破此刁惡之障，故有請施樸一說。前言故三星分居，後經金華調度，施設申明孝思，再加周旋，使刁氏無容身之地。故有天雷擊耳拔舌之說。聶門至此和順，內有精氣神之亟養，外有含己從人相助。欲不榮耀和順者，不能得也。大概天地生人，於起屋者相似。故父母生成色身，猶如起蓋一屋，屋之堅固美麗者，非施大工培養，不能。人之榮耀富貴，非重實心行孝悌者不能。乃為銘曰：

佛祖西來，花開五葉。
二四分科，人天總攝。
嗟彼世人，蓋纏董業。
不有慧劍，疇開歷劫。
掀翻苦海，燈分影接。
不起敬心，庶勿披閱。
佛祖親臨，無過於者。